

昏黃的車燈，漆黑的窗外閃爍著山脚下稀疏的街燈，歸途中，遊覽車在縱貫路的山區裏蜿蜒著，起伏著；四野寂寂，一彎殘月冷在天邊；一雙雙睏倦的眼神，却抑不住那陣陣襲來的激動……每一張認真而貫注的表情，盈滿淚水的歌聲，每一幕沸騰的高潮，溫暖的聚會與縱情的歡笑，在心裏頭不斷地交織著、衝擊著，似夢還真——在迷離的意境裏，身旁的劉輕輕搖我一下說：「其實我們在大學裏，真的可以做不少的事！實現不少理想哩！」

「理想」，對了！它推動我們憑著一股傻勁不斷地幹下去！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，發抒純潔的感情，與融合的心靈，而藉著歌聲把它表現出來。在這裏，它並不鼓勵個人獨特的表現與孤芳自賞的態度，每一個人都必須付出同樣多的心血，在渾然忘我的意識裏才能唱出最感人的和聲。

三月一日：清晨七點一刻，我快步跑上禮堂的階梯，突然，「迎向春天」的前奏響了起來，清脆的琴聲迴盪在杳無人踪的穿堂間，使晨間的薄霧更加新鮮清爽了起來。佇足靜靜地欣賞了一會，帶著滿心的歡喜，我悄悄地走了下來。網球場上有兩個女孩快樂地揮舞著、奔馳著，長地秀髮灑灑地飄來飄去，紅潤的臉龐輝映在閃閃的曙光裏。

三月二日：在郵箱寄信時遇見一位女團員，問她最近幾次練唱怎麼沒來？她說不想去台北演唱，只想每週有一個晚上能自在的唱歌，我答應了她。

三月四日：中午，女中音的團員們，犧牲午睡的時間自動的在禮堂練唱，每遇到唱不準的音，就會有人向指揮提出要求反覆演練，滿臉俱是貫注的神情。

三月五日：晚上在小木屋的練唱，指揮很巧妙地引導出歌曲的情感，使每個人都覺得唱的很痛快！已經十點了大家還意猶未盡，於是小歌紛紛出籠，珊先帶我們唱一首日本童軍歌「Bananan」；又教我們比著動作，唱一首非律賓的民歌，滿盈的歌聲裏，一切壓力都已輕輕地揮去了！

三月六日：夜二的真，是在寒假的音樂營裏才加入我們的行列，沒想到，在開學的這幾次練唱，她就帶來了好幾位夜間部的同學，並且默默地替我們的節目單拉廣告，聯絡印刷廠等，莫不滿意著熱忱不倦地服務著。她卻說：「我只是在享受我的生命罷了！」

三月十四日：星期日的下午，在地下餐廳裏，一群女孩子認真地折著紙花——歌劇演出時佈置場景所用——看她們的生「花」妙手，三下兩下就折出一朵鮮艷怒放的花，然後仔細地端詳著，小心的調理著，臉上滿是自得的神采；我想就算是什麼藝術家完成一件大作時，也不過如此！旁邊一群男孩子正埋頭製作巨型的海報；沒想到我們的伴奏小姐如此多才多藝，畫起來頗有兩下子，一個金絲眼鏡掛在鼻頭的雀斑小孩，一個鼻孔朝天的狂歌者，簡直把大夥都笑彎了腰！

三月十六日：今天起指揮開始採取人盯人的戰術，黃昏時分的樂團裏，指揮帶領著七、八位的同學，用盡一切方法指導他們唱出最優美的歌聲，由於每部只有二、三位同學，所以每個人都必須要認真一面。在這次的練習中，我們發現到女中音有幾位團員實在有很好的音色，只是她們太不

敢唱出來，這是多麼可惜啊！

三月十七日：惠實在是很有表現才能的女孩，這次歌劇裏那段「桂花園」的舞蹈，便是由她獨挑大樑，看她那種竭盡所能的舞姿，便知她是舞在情中。排過歌劇後，指揮與她商討表現的方式，起初她很堅持自己的感受，漸漸的她開始了解作曲者最原始的意向，而願意改變自己，實在是最難能可貴的一件事。在我們這一群裏，誰也沒受過專業化的訓練，只希望每個人能存著小孩子般天真的心，不吝惜地把自己的色彩加進去，來共同完成這齣戲！

三月十八日：一大早，我到學校的各間教室寫黑板，通知今晚的練唱。忽然聽到禮堂傳出一陣清脆的女高音，音色澄明極了！是桂的聲音。昨晚把她從解剖實習教室找出來排練歌劇，直到十一點才結束呢！

三月二十日：我在黑板上寫下：「爲了完美的演出，今晚請加強練唱。」下午六點陳老師特地從台北趕來指導我們，發覺我們還不能背譜，不免有些失望。八點半陳老師走了！我感覺到指揮在勉強地抑制滿腔的怒火，張站起來說：「各位同學，你們每人手中的一張譜就可以把指揮壓死……」氣氛是沈悶的，但我隱隱覺得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每個人的心裏逐漸地甦醒了！終於，春雷般的前奏劃破了這一片寂靜，大家圍在指揮的四周，靠得緊緊的，唱出一個和諧美滿的春天，心頭的激動閃耀在交會的眼神裏……練完唱，我去拍拍指揮的肩膀，厚厚的毛衣上居然是濕漉漉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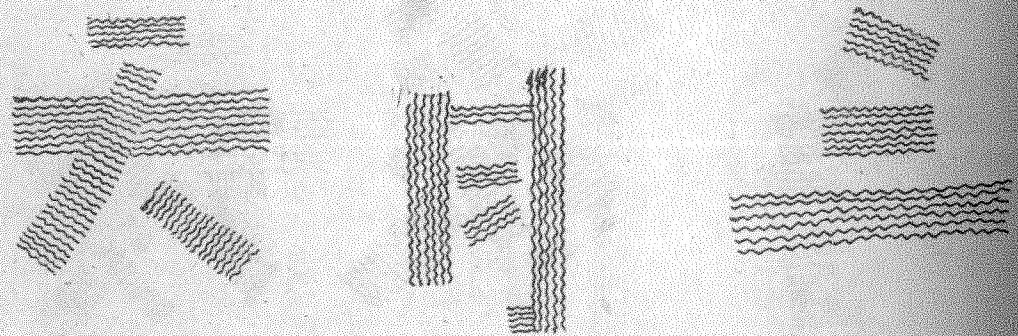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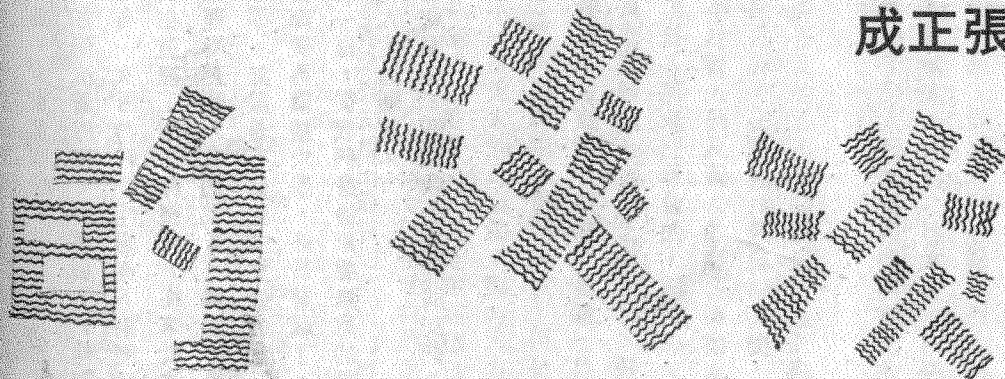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二十二日：每次要演唱時總會有一、兩個平常很少練唱，到時候却想要上台的，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想法？有好多女孩子平常都是默默的不惹人注意，可是她們却是最負責且從來不缺席的，當這個團體有什麼遺漏時，她會不吭一聲地把它做好。往往教幾個負責的同學感動了半天！

三月二十三日：今晚是我們巡迴演唱的第一站——對校內的演出——從台上望下去，盡是熟悉的師長與同學。我們的女聲部却犯了怯場的毛病，大家都不敢唱出來，許多平常沒發覺的缺點都暴露出來，因此我們更加堅定：一切都有待加強！「失敗本就是成功的過程」。

三月二十四日：昨晚陳老師特地請來一位年青的女聲樂老師——呂老師，來指導我們的歌劇。機會難得，我們臨時召集了宿舍裏所有的女團員，接受她的指導。呂老師先做了很漂亮的發聲示範，然後一一摸著每位同學的腹部，嚴格地要求我們吐氣要控制得好，並且聲音要能「飄」出去，雖然是短短的二十分鐘，每位同學都覺得有所領悟。接著，她開始指導我們的歌劇，很多動作經她一點，我們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覺。看她作示範表演時，那種優雅的步伐，高貴的手姿，臉上閃著光輝的微笑，眼神亮麗的教人不敢正視！

三月二十五日：晚上小木屋的練唱，藥五的「小貓」帶來了大批的「朋大海」和冰糖，要我們好好的保護嗓子。並且她還將前天晚上演唱會每一條歌的缺點一一指出，她說：「因爲我來自合唱團。」

張正成





三月二十六日：色彩繽紛，人聲鼎沸——運動會加園遊會——三月的暖陽拂在幸福的情侶身上，陣陣和風刮起矯健的身影。有的團員既要比賽，又要辦園遊會的攤位，真怕他們把身體累壞，把嗓子喊啞！不過她們招攬生意確實有一套，一趟逛下來，口袋就見了底，真教你哭笑不得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：今天是出發前集訓的第一天。整天裏，每個人講話都是輕聲細語的，惟恐傷了元氣。昨天運動場上的健將，今天都叫喊肌肉酸痛，好不令人憐惜。不過大家都已摒棄了一切旁騖，乖乖地專心聽從指揮的每一句話，一小節一小節的改進，信心在我們心中滋長著。

出乎我意料之外，逸提了行李告訴我，她不能跟我們一起到台北去了！記得在那段最令我感到壓力的日子，曾是她輕輕的點醒我；勿把得失看得太重，而迷失了方向！望著她略顯憔悴的神情，我知道；家的撫慰對她很重要！除了默默的祝福，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？

人往往忽視了手邊的機會而奢望那些遙遠的宮殿，雖然他不能確知那些是什麼？只希望他能趕快選定自己的方向，踏實的走下去，往後他能回頭說：我沒白走了這一遭！聽，女中音部又圍起一個圓圈自動地練起來了！

下午是個別改進，每聲部各派一個，四個、四個輪流上台唱，有的女團員實在很勇敢，一次唱不好，便要求再給一次機會，果然就進步得多了！可惜具有這種精神的實在太少了！

三月二十八日：「保養組」準備了好幾壺熱騰騰的「朋大海」，喝得大家「搖頭擺尾去心火」。當衆人都在休息時，總是有幾個人默默地在忙碌著，照料著大家。

芬是大家公認最調皮的女孩，有時簡直被她氣得咬牙切齒！不過她能識大體，在適當的時候她會正經起來，這時就不能不令人佩服她的才華與犧牲的精神！

最後一個晚上的練習，每個人都把他的情感交給了指揮。偌大的禮堂澎湃著緊密凝結的聲流，直騰出了空蕩蕩的校園，應和著月夜垂柳蔭下的蟲鳴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：踏上征途——清早在禮堂集合發聲練習，每個人都換上了最清新的服裝，金黃的旭日跳躍在落地窗外。

車子在迂迴的山路疾駛著，也許是興奮過度，一些女孩子都感到頭暈。連忙下令，停止手邊的一切工作，吞幾顆暈車藥，放鬆自己好好休息。不一會便都安詳地睡著，雖然沒有信教，也不禁要祈禱上蒼，保佑這群可愛的孩子！

來到碧草如茵，明湖朗樹的清大，每個人都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。進入他們的音樂廳，更是愣住了——她風華高雅，氣度恢宏，寧適裡氳氳著說不出的柔美與安詳。這夢境般的前奏曲，必是一個音樂成功的先聲。

午餐後，清大的周素珠同學帶領我們的女團員到靜齋休息。在這一整天裏，周小姐一直默默地替我們的女孩子服務，音樂會開始時，還替我們在門口賣節目單，會是理學院女孩子都具有的氣質。

嗎？

當晚的演唱會在舒適的場地，親切的氣氛下，演出了最高的水準！每個人都心滿意足的上了一遊覽車，揮手向這個可愛的學校，這些可愛的同學再見！謝謝你們！

三月三十日：台北——這最後的一站，一個多月的努力，多少親友、團友、師長、愛樂的伙伴熱切期待著。

藥四林麗君的媽媽——光復國小王校長，提供我們練唱的場地，還破費請我們大喝牛奶。言談之間那種果決的神情與慈藹的態度，不愧是典型教育家的風範！光復國小座落在國父紀念館的一側，整潔的環境，柔和的色調，使人打心底舒服起來！

傍晚時分，開始下起雨來，我們打亮了四周的壁燈，在暈黃的光圈下，指揮瘦削的輪廓更覺明顯，我們輕輕地唱著，沈浸於其中。

八點正，實踐堂裏已坐滿了聽衆，負責燈光控制的艾將乳黃與橙紅幾色燈打在布幕上；幕後，薄施粉妝的女團員顯得更加嫵媚，男同學則忙著彼此調整領結。笑著向每位團員巡視一回，都精神抖擻地回報以信任與鼓勵的微笑。深呼吸，微笑，幕漸漸地上昇了……雖然它不會十全十美，却是我們心靈契合的共同心聲；它可能沒有很完美的技巧，却有著稚嫩純真的豐富情感……唱吧，唱吧，忘却時空的存在，掌握這永恒的一刻！唱出晶瑩的淚光，揮走這一陣犧牲與勤奮的歲月……唱完一段歌劇，自己知道情況不佳，好幾位女團員却說，你唱得很好。暗中發誓，接下去幾幕要唱出最好的水準來……歌劇在一聖潔愛」的大團圓中落幕，再三的謝幕與獻花……最後一曲「以馬內利」是極力頌讚這開天闢地的全能上主，歌曲在光明、燦爛與雄偉涵容的聲勢中結束……

會後在團友招待的茶會上，剛從國外回來的高雅美老師說：「好像當年親手哺育的嬰孩，今天看到他已經長成了……。」

三月三十一日：動物園的懶猴、睡虎與驕傲的孔雀，兒童樂園的飛車，綻放出無盡的童年歡笑！午後在芬芬家裏，幾個活潑輪番上陣，絕招百出，教大夥笑得痛苦極了！

四月二日：看了兩節的病理幻燈片，滿腦渾渾噩噩的，出來走走讓自己清醒一下！空蕩蕩的校園還在休假的氣氛裏。前頭閃出兩位女孩，是副團長，嘿！你還在忙什麼？「勁草」要趕著出刊哪！說著轉身就走了。背後颯來一陣涼風，捲起兩片落葉，直滾著跟了過去！

說著轉身就走了。背後颯來一陣涼風，捲起兩片落葉，直滾著跟了過去！

